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一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唐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三冊

(19)

第五十一回 失潼關哥舒翰喪師 駐馬嵬楊貴妃殞命

却說玄宗因貴妃哀請，竟爲所動，遂將親征命令停止不行。適監軍宦官邊令誠自潼關回來，奏稱封常清、張賊勢搖動軍心，高仙芝棄陝地數百里，且偷減軍士糧賜，頓時惱動玄宗，即命令誠齎敕馳往，就軍中立斬封高二人。看官閱過前回，應知常清、仙芝原非良將，但令誠所奏却是多半虛誣。先是常清戰敗，屢遣使表陳賊勢猖獗，可畏，幸勿輕視。玄宗已疑他情虛畏罪，故事張皇，及常清與令誠相見，毫無餽遺，令誠引爲恨事。又嘗同仙芝前有所干請，仙芝亦未肯照行，爲此種種情由，遂輕身詣闕，誣害兩人。至齎敕馳往潼關，先令常清出關聽敕，宣讀未終，即將他一刀殺死。再進關會晤仙芝，仙芝正欲問及朝事，令誠即開口道：「大夫亦有恩命。」仙芝乃下階跪伏，聽肅詔敕，令誠朗聲讀畢，仙芝道：「我遇賊即退，罪固當死，但謂我偷減糧賜，我何嘗有這等事情。上有天下有地，冤豈是冤誣我呢？」令誠瞋目道：「你敢違旨麼？」仙芝道：「我原說是應死，不過死也要死得明白，冤枉事究須聲張。」令誠道：「既已願死，何必多言。」遂將仙芝擲出，斬首了事。綱目書殺不書誣，止因他死非其罪。將士相率呼冤，只因殺命煌煌，不敢反抗，沒奈何含忍過去。

令誠使將軍李承光暫攝軍篆，過了數日，前隴右兼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受命爲兵馬副元帥，統兵六萬來到潼關。翰本因疾入朝，留養京師。玄宗欲借他威名，且聞他與祿山未協，因迫令統軍出征。授御史中丞田良邱爲行軍副使，居郎蕭昕爲判官，蔣將火拔歸仁等各率部落隨行。翰抱病未痊，不能治事，悉把軍務委任良邱。良邱又不敢專權，便李承光管轄步兵，王思禮管轄騎兵。二人爭長，兵權不一，再經翰用法嚴苛，待下少恩，於是潼關二十萬軍統統灰心懈體了，爲下文失關張本。

是時安祿山尙留據東京，僭稱大燕皇帝，改元聖武，用達奚珣爲侍中，張通儒爲中書令，高尙嚴莊爲中書侍郎，分兵四出，威脅大河南北等郡。平陽太守顏真卿已捕誅祿山部將段子光，收李愔盧奕蔣清首級，編蒲爲身，棺殮埋葬，發喪受弔，厲兵討賊。段子光爲祿山所遣，事見前回。景城河間博平諸郡縣，俱殺死僞官，響應真卿。常山太守顏杲卿與真卿遙爲犄角，彼此通書商議，擬連兵斷賊歸路，牽制祿山，免致西軼。賊將高邈何千年至常山，被杲卿擒住，河北十七郡同時歸附。惟范陽北平密雲漁陽汲郡六郡尙屬祿山。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，招降賊將范循，循遲疑未決。邾城人馬燧潛勸范循道：「祿山負恩悖逆，終當破滅，君若舉范陽歸國，覆他巢穴，這是最大的功勞，此機不宜坐失哩。」循意亦少動。不料爲別將牛勣容所聞，遽報祿山。祿山召循至東京，把他梟首。循若有意歸國，何必赴召，這真叫作該死。

遂令驍將史思明蔡希德等率大兵往攻常山。杲卿正繕城鑿濠，爲守備計，猝遇賊兵到來，未免着忙，急發使詣太原，乞請援師。太原尹王承業擁兵不救，累得杲卿勢孤援絕，拒戰數晝夜，終被賊兵攻入。杲卿及長史袁履謙巷戰力盡，相繼被執，由思明解送洛陽。祿山怒責杲卿道：「汝前爲范陽功曹，我薦汝爲判官，不到幾年，超至太守，何事負汝，乃敢造反？」杲卿亦張目罵道：「汝本營州牧羊奴，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，恩幸無比，何事負汝，乃敢造反？我世爲唐臣，祿位皆爲唐有，豈因汝奏薦，便從汝反麼？今日爲國討賊，不幸被執，恨不能生啖汝肉，怎得謂反？臊羯狗，要殺便殺，毋庸多言！」袁履謙著。祿山大怒，命將杲卿履謙等縛住柱上，一併磔死。二人罵不絕口，舌被割脛被截，到死方休。顏氏一門死義共三十餘人。

思明既克常山，復引兵進擊諸郡，諸郡均不能守，復爲賊有。獨饒陽太守盧全誠始終不受僞命，登陴固守，爲思明所圍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方收雲中，拔馬邑，開東陁關，出討逆賊。唐廷命進取東京，子儀表薦良馬使李光弼具有將才，可當方面，乃有詔授光弼爲河東節度使。子儀分朔方兵萬人，給與光弼，光弼遂領兵出井陘，進攻常山。常山爲史思明所陷，留部將安思義居守。思義聞光弼到來，召集團練兵三千人，及部下番兵，登城守禦。光弼射書

諭降，爲團練兵所得，竟將思義執住，送交光弼軍前。光弼問思義道：「汝自知當死否？」思義不答。光弼又道：「汝久歷行陣，看我此次出兵，能被思明否？汝爲我計，應該如何？汝策可取，當不殺汝。」思義道：「大夫遠來疲敝，猝遇大敵，恐未易抵當，不如按兵入守，量勝後進，竊料胡騎雖銳，未能持重，一不得利，氣阻心離，那時方可與戰，不患不勝了。」光弼甚善，親與解縛，卽移軍入城。思義復進言道：「思明今在饒陽，去此不過二百里，昨晚羽書已去，料他必前來相援，公當速行籌備，毋致倉皇。」光弼乃安排弩矢，分弓弩手爲二隊，千人乘城，千人在城下待命，自與將士環甲以待，人夜更番守着，天尚未曉，外邊已有鼓角聲，繼而喊聲震地，思明帶着健騎二萬人，直抵城下，光弼遣步卒五千，開東門出戰，賊鋒銳甚，鏖戰不退。城上一聲鼓響，千矢齊發，射斃賊兵多名，賊勢稍却。光弼復令城下待命的弓弩手，分作四隊，從東門驅出，接連發矢，與飛蝗相似，思明雖然凶悍，到此也未免驚慌，歛兵退去，未幾有村民告知光弼，謂有賊兵五千，自饒陽來至九門，光弼卽遣步騎各二千人，偃旗息鼓，掩擊過去，把賊兵殺得一個不留。思明退入九門，分兵截常山糧道，郭子儀親援光弼，合兵攻思明。思明開城搦戰，大敗虧輸，賊衆齊潰，賊將李立節、中箭斃命，蔡希德遁去。思明自知難支，奔至趙郡去了。

子儀、光弼縱兵追擊，直抵趙郡。思明立脚不住，又轉趨博陵。博陵城堅濠廣，思明集衆固守。子儀、光弼進攻，不克，收兵退回。賊將蔡希德又還救思明，范陽賊將牛延珣也率萬餘人助思明，思明乃驅兵復出，躡擊唐軍。子儀等方至恆陽，固壘不戰。思明頓兵已久，具有倦志，乃退至嘉山。郡知子儀、光弼分左右翼殺來，一時堵截不住，紛紛潰走。唐軍大殺一陣，斬首四萬級，捕獲千餘人，連思明、郡中矢落馬，散髮跣足，匆匆走脫，還守博陵。唐軍大振，河北十餘郡均殺賊守將，奉款乞降。中興名臣，應推郭李，故起兵討賊，備詳戰事。是時眞源令張巡，方克復雍邱，擊退賊守令狐潮，平原太守顏真卿，時任河北探訪使，進拔魏郡，擊敗賊守袁知泰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，與眞卿合兵，受職河北招討使，攻克信都。潁川太守來瑱，前後破賊甚衆，賊呼爲來囓鐵。河南節度使，改任高祖孫嗣虢王巨，亦引兵解南陽，圍平

盧賊將劉客奴等通書顏真卿，願取范陽自贖。真卿遣判官賈載，助給衣糧，并遣子爲質，一面請命朝廷，特授客奴爲平盧節度使，賜名正臣。總持一毀簡而不滿。祿山聞各處警信，警惶的了不得，便召高尚嚴莊入，冒道：「汝等教我造反，以爲計出萬全，今前阻潼關，兵不得進，北路一帶，盡成敵國，又不得退，尙好說是萬全麼？」高尚嚴兩人，無詞可答，懷慙而退。好幾日不敢復見。可巧田乾真自潼關退還，入勸祿山道：「自古帝王叛業，均有勝負，怎能一舉即成？尙莊皆佐命元勳，一旦嚴譴，諸將誰不懈體？那時進退兩難，真正失計呢？」祿山乃悟，復召入尙莊，置酒款待，和好如初。因復令崔乾祐自陝進兵，又遣孫孝哲安神威等繼進，待再攻潼關不下，纔歸范陽。計議已定，仍在洛陽待着。潼關元帥哥舒翰，曾兩却賊兵，副使王思禮密語翰道：「祿山造反，以誅楊國忠爲名，若公留兵三萬人守關，自率精銳還長安，入清君側，這也是漢挫七國的祕計呢。」指漢陳彭越韓彭等事。翰搖首道：「若照汝言，是翰造反，並不是祿山造反呢。」此說還是有理。時戶部尚書安思順，與祿山同宗，前曾奏言祿山必反，所以免坐。翰獨與他有隙，僞爲賊書，獻諸闕下。書中係結思順爲內應，不由玄宗不懼，且因翰疏陳安思順七罪，即令賜死。國忠欲營救思順，正苦無法，又聞王思禮密謀，益加恟懼。遂募萬人屯灊上，令親信杜乾運爲將，託名禦賊，實是防翰。翰知國忠私意，表請灊上軍撥隸潼關，并誘乾運議事，梟首以徇。於是國忠愈加怨恨，遂日促翰出關討賊。翰上言：「祿山爲逆，未得人心，應持重相待，不出數月，賊勢瓦解，一鼓可擒。」云云。玄宗頗以爲然。偏國忠日進讒言，但說翰逗留不進，坐誤軍機。玄宗乃遣使四出，調敵虛實，俄有中使返報，賊將崔乾祐在陝，兵不滿四千人，又皆羸弱無備，應急擊勿失。想是國忠授意。於是玄宗遂疑及翰，促他出兵。翰上書道：「祿山用兵已久，豈肯無備？臣料他是羸師誘我，若我往擊，正墮賊計。況賊兵遠來，利在速戰，官軍據險，利在堅守，總教滅賊有期，何必遽求速效？現在諸道徵兵，尙多未集，不如少安毋躁，待賊有變，再行出兵。」這書達到唐廷，又有郭子儀李光弼聯名奏陳，亦請自率部軍，北取范陽，搗賊巢穴，令賊內潰。潼關大軍，但應固守敵賊，不宜輕出等語。郭李所見真是妥當。玄宗迭覽兩疏，意存猶豫。國忠獨進言道：「翰擁

兵二十萬，不謂不衆，就使不能復洛，亦當復陝，難道四五千賊兵，都畏如蛇蝎麼？若今日不出，明日不戰，老師費財，坐待賊敵，臣恐賊勢反將日盛。官軍且將自敵呢！這一席話，又把玄珙哄動，一日三使，催翰出關。國忠不聽，不致遂死，玄珙不促翰，不致出奔。翰窘迫無計，只好引軍東出，臨行時撫膺慟哭，害得全軍喪膽，未戰先慌。這便是敗亡預兆。行至靈寶西原，望見前面已紮賊軍，南倚山，北控河，據險待着。翰令王思禮率兵五萬，充作前鋒。別將龐忠等，引兵十萬接應。自率親兵三萬，登河北高阜，揚旗擂鼓，算做助威。那賊將崔乾祐，帶着羸卒萬人，前來挑戰，東一簇，西一羣，三三五五，散如列星，忽合忽離，忽前忽卻。官軍見他行伍不齊，全無軍法，都不禁冷笑起來。

先哭後笑，都是無謂。當下軍齊進，甫及賊陣，乾祐即偃旗退去。思禮督軍力追，龐忠趨進，漸漸的走入隘道，兩旁都是峭壁，不由的膽戰心驚。正觀望間，只聽連珠砲響，左右山下，統豎起賊旗，木頭石塊，一齊拋下。官軍多頭破血流，相率傷亡。思禮亟令倒退，偏龐忠的後軍，陸續進來，一退一進，頓致前後相擠，變成了一團糟。崔乾祐煞是利害，又從山南繞至河北，來擊哥舒翰軍。翰在山阜遙望，見思禮龐忠兩軍，未曾退歸，那賊兵又鼓噪而至，料知前軍失手，忙用輜車數十乘，作爲前驅。自率軍從高阜殺下，攔截乾祐來路。乾祐見翰軍前擁礙車，不宜發矢，竟用草車相抵，乘風縱火。若官試想，豈是引火的物件，一經燃着，那裏還能撲滅？並且賊軍據着上風，翰軍撞着逆風，風猛火烈，烟焰飛騰，霎時間天黑如晦。

翰軍目被烟迷，自相鬪殺，及至驚悟，又被賊軍搗入陣勢大亂，屍血模糊。一半棄甲入山，一半拋戈投河。翰率麾下百餘騎，西奔入關，關外本有三塹，闊二丈，深一丈，專防賊兵衝突。自官軍陸續奔回，時已昏夜，黑暗中不辨高低，多半陷入塹中，須臾填滿。後來的敗兵，踐屍而過，幾似平地。翰檢點兵士，只剩得八千多人，不禁大慟。忽出火拔歸仁入報道：「賊兵將到關下了。」翰惶急道：「現在兵敗勢孤，不堪再戰，我只有到關西驛，收集散卒，再來保關。君且留此禦賊，待我重來協守。」言畢即行。歸仁留居關上，竟通使乾祐，願執翰出降。乾祐乃進屯關下，專待歸仁出來。歸仁竟率百餘騎，至關西驛，入語翰道：「賊兵到了，請公上馬。」翰上馬出驛，歸仁率衆叩頭道：「公率二十萬衆，

出征，一戰盡獲，尙何面目再見天子？且公不聞高仙芝封常清故事麼？今爲公計，只有東行一策，還可自全。」翰嘆道：「我身爲大帥，豈可降賊？」說至此，便欲下馬。歸仁喝令隨騎，竟將翰足繫住馬腹，策鞭擁去。餘衆不肯從降，亦被縛住，驅出關外，往降乾祐。適值賊將田乾真來接應乾祐軍，卽因翰等送洛陽。祿山召翰入見，猶笑道：「汝常輕我，今果何如？」翰俯伏道：「臣肉眼不識聖人。」一念貪生，天良盡喪。祿山大喜，命翰爲司空，及見火拔歸仁，却怒叱道：「汝敢叛主，不忠不義，留汝何用？」立命左右將他推出，一刀兩段。祿山此舉，頗快人意，但自問果無愧否？遂令崔乾祐留據潼關，促孫孝哲、安神威等西攻長安。

玄宗聞潼關緊急，方擬遣將往援，驀聞潼關敗卒，馳走闕下，報稱哥舒翰敗沒狀，不由的魂飛天外，忙召宰相楊國忠等商議。有說宜調兵親征，有說宜徵兵勤王，獨國忠提出幸蜀兩字，稱爲上策。原是三十六策的上策。議至日暮，尚未決定，忽又有候吏入報道：「今日平安火不至，莫非有急變不成？」玄宗益覺驚惶，看官道：「平安火是何物？原來唐朝制度，每三十里設一烽墩，日曉日暮，各放烟一次，叫作平安火。此火不發，顯見得是不平安呢。」玄宗再問國忠，國忠道：「臣嘗兼職劍南節度使，早令副使崔圖練兵儲糧，防備不測，目下遠水難救近火，且由車駕暫幸西蜀，有恃無恐，然後徵集各道將帥，四面蹙賊，管保能轉危爲安呢。」按：原善營爲可惜，擴大不容。玄宗躊躇半晌，方道：「且至明日再議。」國忠等依次散歸。

韓銑兩夫人聞知消息不佳，已在國忠第中，等待國忠還商。國忠慌慌張張的回來，見了兩妹，便連聲道：「走走！走走！」兩夫人問爲何事？國忠道：「潼關失守，賊兵將要入都，此時不走，還待何時？」兩夫人急道：「走到那裏去？」國忠道：「我已勸皇上幸蜀，蜀中是我故鄉，饒有家產，且有險可守，不怕賊兵飛至，我等仍然不失富貴，怎奈皇上尙依違兩可，未肯照行。」銑國夫人應聲道：「赴蜀原是上策，皇上不從，何弗令貴妃勸導？」這一句話，把國忠提醒，便要兩夫人乘夜入宮。約至夜半，兩夫人回來，報稱皇上已應允赴蜀，定於明日晚間起程，但事關秘密，囑

勿漏洩風聲。國忠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今夜已遲，彼此安寢，明晨各掛擋行李罷！」兩夫人唯唯而去。

國忠睡了半夜，一聞雞聲，即已起床，命僕役整頓行裝，自己草草盥洗，便即入朝。到了朝堂，寂無一人，待至許久，方有幾個官吏到來，問及軍謀。國忠佯作不知。既而內監出來，召國忠入內殿。國忠奉召進去，密談多時。玄宗乃出御勤政樓，下親征詔，命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，兼置頓使，少尹崔光遠爲京兆尹，充西京留守。內官邊令誠掌宮闈管鑰。又命劍南道預備儲時，只說新授節度使穎王璿將啓節至鎮。一班王公大臣，見了這等詔敕，統私自疑議，未識玄妙。及玄宗還宮，移仗北內，傍晚又有密詔傳出，獨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，令他整繕六軍，厚賜錢帛，選閑廐馬九百餘匹，夜半待用。外人都莫明其妙。到了翌晨，尙有大臣入朝，至宮門前，漏聲依然，衛仗亦照常陳列。俄而宮門大啓，宮人一擁出來，多半是亂頭粗服，備極倉皇，及問明情由，都說皇上貴妃等不知去向，於是中外搶攘，立時大亂。原來是日黎明，玄宗已率同貴妃及皇子妃主皇孫，并楊國忠兄妹，同平章事章見素，御史大夫魏方進，龍武大將軍陳玄禮，宮監將軍高力士等，潛出延秋門向西徑去。

行過左藏，國忠請將庫藏焚去，免爲賊有。玄宗愀然道：「賊若入都，無庫可擄，必屠掠百姓，不如留此給賊，毋重困吾赤子。」及出都行過便橋，國忠又命將橋焚毀。玄宗又道：「士民各避賊求生，奈何絕他去路？」乃回顧高力士道：「你且留此，帶着數人撲滅餘火，再行趕來。」玄宗尙有仁心，所以得保首領。力士領旨，把火撲滅，仍將橋梁留着，然後西行。扈蹕玄宗行至咸陽望賢宮，令中使馳召縣令，促令供食，那知縣令早已逃去，沒人肯來供應。日已過午，玄宗以下，均未得食。國忠自購胡餅獻與玄宗。玄宗乃命人民獻飯，立給價值。人民乃爭進粗糲，雜以麥豆。皇子皇孫等用手掬食，須臾即盡。當由玄宗量給價錢，好言撫慰，大衆皆哭。玄宗亦揮淚不止。有一白髮老翁，曳杖前來，走至御前，伏地陳詞道：「小民郭從謹，敢獻芻言，未知陛下肯容納否？」玄宗道：「汝且說來。」從謹道：「祿山包藏禍心，已非一日，從前陛下誤寵，致有今日，小民尙記得宋璟爲相，屢進直言，天下賴以安平，近年朝無良相，諛臣倖

進，關門以外，陛下皆無從得知，小民伏居草野，早知禍在旦夕，所恨區區愚誠，無從得達，今日纔得睹天顏，一陳鄙悃，但已自覺無及了。」玄宗太息道：「朕也自悔不明，已追悔無及哩。」隨命從謹起來，遣令歸家。從行軍士，尚未得食，乃令散詣村落，自去求食。待至日昃，軍士復集，乃得再進。夜半始達金城館驛，驛丞早逃，暗無燈火，大衆疲倦得很，席地就寢，也不管甚麼尊卑上下了。玄宗本不知尊卑上下，應該有此結局。

次日早起，適王忠禮自潼關奔回，報明哥舒翰降賊。玄宗卽授忠禮爲隴右河西節度使，指日赴鎮，收合散卒，徐圖東討。忠禮退見陳玄禮，密與語道：「楊氏誤國致亂，奈何尚在君側？我早勸哥舒翰表誅國忠，渠不見從，遂致受擒，將軍何不爲國除奸呢？」玄禮點首。忠禮遂辭玄宗，仍然東去。玄宗啓行至馬嵬驛，正挈貴妃入驛休息，但聽得驛門外面，喊殺連天，嚇得玄宗面色如土。貴妃更銀牙亂戰，粉臉成青，亟命高力士往外查明。至力士還報，纔知楊國忠父子，與韓國夫人已被禁軍殺死。玄宗大驚道：「玄禮何在？」御史大夫魏方進在側，便道：「由臣出探，究爲何事？」言畢趨出，見外面禁軍已將國忠首級，懸示驛門，并把肢體割割，不由的憤憤道：「汝等如何擅殺宰相？」一道言未絕，那軍士一擁而上，又將方進砍成數段，同平章事韋見素出視方進，也爲亂軍所斃，血流滿地。旋聞有數人出阻道：「勿傷韋相公。」見素方得退入驛中，報知玄宗。玄宗正沒法擺佈，那外面仍然喧擾不休。高力士請玄宗自出慰諭，玄宗乃硬着頭皮，扶杖出門，慰勞軍士，令各收隊。軍士仍圍住驛門，毫不遵旨，惹得玄宗焦躁起來，令力士出問玄禮。玄禮答道：「國忠既誅，貴妃不宜供奉，請皇上割恩正法。」力士道：「這恐不便人請。」軍士聽了，都譁然道：「不殺貴妃，誓不扈駕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有毆力士意。力士慌忙退還，向玄宗陳述。玄宗失色道：「貴妃常居深宮，不聞外事，何罪當誅？」力士道：「貴妃原は無罪，但將士已殺國忠，貴妃尚侍左右，終未能安衆心。願陛下俯從所請，將士安，陛下亦安了。」玄宗沈吟不語，返入驛門，倚杖立着。京兆司錄韋諤，係韋見素子，亦扈駕在側，卽趨前跪奏道：「衆怒難犯，安危只在須臾，願陛下速行處決。」玄宗尚在遲疑，外面譁聲益甚，幾乎要擁進門來。

章諤尚跪在地上，叩頭力請，甚至流血。玄宗頓足道：「罷了罷了！」道言未絕，力士踉蹌趨入道：「軍士已闖進來了，陛下若不速決，他們要自來殺貴妃了。」一層緊一層，我爲玄宗急殺。

玄宗不禁淚下，半晌纔道：「我也顧不得貴妃了。你替朕傳旨，賜妃自盡罷。」力士乃起身入內，引貴妃往佛堂自縊。章諤亦起身出外，傳諭禁軍道：「皇上已賜貴妃自盡了。」大衆乃齊呼萬歲。小子會記白樂天長恨歌中有四語道：

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

欲知貴妃死時情狀，待至下回敘明。

哥舒翰之所爲，不謂無罪，但守關不戰，待賊自敝，未始非老成慎重之見。況有郭李諸將，規復河朔，固足毀賊之老巢，而制賊之死命者乎？國忠忌翰，促令陷賊，潼關不守，亟議幸蜀，陷翰猶可，陷天子可乎？惟國忠之意，以爲都可棄，若可辱，而私怨不可不復，身命不可不保，兄弟姊妹，不可不安。自秦赴蜀，猶歸故鄉，庸詎知王思禮等之竊議其旁，陳玄禮等之加及其後耶？楊玉環不顧廉恥，幾尙驕奢，看似無關治亂，而實爲亂階，豈君誤國不死，何待歷敘之以昭大戒，筆法固猶是紫陽也。

第五十二回 唐肅宗稱尊靈武 雷海青殉節洛陽

却說楊貴妃迭聞凶耗，心似刀割，已灑了無數淚痕；及高力士傳旨賜死，突然倒地，險些兒暈將過去，好不容易按定了神，纔嗚咽道：「全家俱覆，留我何爲？但亦容我辭別皇上。」力士乃引貴妃至玄宗前，玄宗不忍相看，掩面流涕。貴妃帶哭帶語道：「願大家保重，妾誠負國恩，死無所恨，惟乞容禮佛而死。」玄宗勉強答道：「願妃子善地受生。」說到「生」字，已是不能成語。力士即牽貴妃至佛堂，貴妃向佛再拜道：「佛爺佛爺，我楊玉環在宮時，那裏防到有這個結局？想是造孽深重，因遭此譴，今日死了，還仗佛力，超度陰魂。」說至此，伏地大慟，披髮委地。力士

聞外面譁聲未息，恐生不測，忙將貴妃牽至梨樹下，解了羅巾，繫住樹枝。貴妃自知無救，北向拜道：「妾與聖上永訣了。」聞至此，也令人下淚。拜畢，即用頭套入巾中，兩腳懸空，霎時氣絕。年三十有八，係天寶十五載六月間事。力士見貴妃已死，遂將屍首移置驛庭，令玄禮等入視。玄禮舉半首示衆人，衆乃歡聲道：「是了是了！」玄禮遂率軍士免胄解甲，頓首謝罪，三呼萬歲，趨出獻兵。玄宗出撫貴妃屍，悲慟一場，即命高力士速行殮葬，草草不及備棺，即用紫褥裹屍，瘞諸馬嵬坡下。適值南方貢使，馳獻鮮荔枝，玄宗睹物懷人，又淚下不止，且命將荔枝陳祭貴妃，然後啓行。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云：「燕市人皆去，函關馬不歸。若逢山下鬼，環上繫羅衣。」第一句是指祿山造反，第二句是指哥舒翰失關，第三句是指馬嵬驛，第四句是指玉環自縊，至此語語俱驗。國忠妻裴柔與虢國夫人母子，潛奔陳倉，匿官店中，被縣令薛景仙搜捕，一併誅死，這且不必絮述。

且說玄宗自馬嵬啓蹕，將要西行，命韋諤爲御史中丞，充置頓使，甫出驛門，前驅又逗留不進。玄宗復吃一大驚，遣韋諤問明情由，將士齊聲道：「國忠部下多在蜀中，我等豈可前往，自投死路？」韋諤道：「汝等不願往蜀，將到何處？」將士等議論不一，或云往河隴，或云往靈武，或云往太原，或竟說是還都。諤還白玄宗，玄宗躊躇不答。諤進言道：「若要還京，當有禦賊的兵馬，目今兵馬稀少，如何東歸？不如且至扶風，再定行止。」玄宗點首。諤因傳諭衆人，頗得多數贊成，乃扈駕前進，不意一波纔平，一波又起，沿途人民，東湊西集，都遮道請留，提出「宮殿陵寢」四大字，責備玄宗。玄宗且勸且行，偏百姓來得越多，一簇兒攔住太子，且譁然道：「至尊既不肯留小民等，願率子弟從殿下東行破賊，若殿下與至尊一同西去，試問偌大中原，何人作主？」玄宗乃傳諭太子，令暫留宣慰，自己策馬徑行。保全老命要緊，連愛子也不及顧了。衆百姓見太子留着，乃放玄宗自去。

太子尚欲上前隨駕，語百姓道：「至尊遠冒險阻，我怎忍遠離左右？且我尚未面辭，亦當往白至尊，面稟去留。」衆百姓仍攔住馬頭，不肯放行。太子擬縱馬前驅，衝出圍外，忽後面有兩人過來，竟將太子馬韁挽住，且同聲道：

「逆胡犯關，四海分崩，不順人情，如何恢復？今殿下從至尊西行，若賊兵繞絕棧道，中原必拱手授賊了。人心一離，不可復合。他日欲再至此地，尚可得麼？不如招集西北邊兵，召入郭子儀、李光弼諸將，併力討賊，庶或能克復二京，削平四海，社稷危而復安，宗廟毀而復存，掃除宮禁，迎還至尊，纔得爲孝，何必拘拘定省，徒作兒女子態度呢？」唐室不亡，幸有此議。太子聞言，瞧着一個是第三子建寧王倓，一個是東宮侍衛李輔國，正欲出言回答，又有一人叩馬

諫道：「倓等所議甚是，願殿下勿違良策，勿拂衆情。」太子又復注視，乃是長子廣平王俶，乃語倓道：「你等既欲我留着，亦須稟明至尊，你可前去奏聞。」倓應聲前行，馳白玄宗。玄宗嘆道：「人心如此，就是天意。」遂命將後軍二千人，及飛龍廐馬，分與太子，且宣諭道：「太子仁孝，可奉宗廟，汝等善事太子便了。」又語倓道：「汝去返報太子，社稷爲重，不必念我。我前待西北諸胡，多惠少怨，將來必定得用，我亦當有旨傳位呢。」倓叩謝而退，歸語太子。太子即宣慰百姓，留圖規復，百姓歡然散去。

看看天色將暮，廣平王俶道：「日薄西山，此地怎可久駐？應擇定去向，方可依居。」建寧王倓道：「殿下嘗爲朔方節度大使，將來按時致啓，倓尚略記姓名，今河隴兵民，多半降賊，未便輕往，不若朔方路近，士馬全盛，河西行軍司馬裴冕，曾在該處，他是衣冠名族，必無二心，若前去依他，徐圖大舉，方爲上策。」大衆統以爲然，遂向北進行。途次遇着蒲關敗卒，誤認爲賊，竟與他交戰起來，及彼此說明，兩下已死傷了若干。乃收集殘卒，策馬渡過渭水，連夜馳三百餘里，士卒器械，亡失過半，道出新平安定，守吏統已遁去，不便休息。及馳至彭原，太守李遵開城出迎，獻上衣服及糧糴，撥助兵士數百人。太子不欲入城，復北行至平涼，閱監牧馬，得數百匹。又募兵得五百餘名，衆心少定，乃發使往候玄宗。

玄宗已至扶風，士卒饑怨，語多不遜，陳玄禮不能制。玄禮曾教養升平，無怪其不能馴服。適成都貢入春綵十餘萬匹，到了扶風，玄宗命陳列庭中，召將士入諭道：「朕近年衰老，任相非人，以致逆胡作亂，勢甚猖狂，不得已遠避賊鋒，

卿等倉猝從行，不及別父母妻孥，跋涉至此，不勝勞苦，這皆爲朕所累，朕亦自覺無顏。今將西行入蜀，道阻且長，未免更困，朕多失德，應受艱辛，今願與眷屬中官，自行西往，禍福安危，聽諸天命，卿等不必隨朕，儘可東歸。現有蜀地貢綵，聊助行資，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，爲朕致意，幸好自愛，無煩相念。」語至此，那龍目內的淚珠，已不知流落多少。將士均不禁感泣，且齊聲道：「臣等誓從陛下，不敢有貳。」玄宗哽咽良久，方道：「去留聽卿。」乃起身入內，命玄禮將所陳貢綵，悉數分給將士。將士乃相率效死，各無異言。雖是玄宗權術，俱亦可見人心向背之由來。

玄宗卽於次日動身，離了扶風，向蜀進發。行至散關，使領王璦先行，壽王瑁繼進。輾轉到了河池，劍南節度副使兼蜀郡長史崔圓，奉迎車駕。且陳蜀土豐稔，兵馬強壯等狀。玄宗大喜，面授崔圓同平章事，相偕入蜀。到了普安，纔接到平涼來使，由玄宗問明情形，卽面諭道：「朕早欲傳位太子，一切舉措，但教擇當而行，朕自不爲遙制。且朕在蜀平安，你可歸報太子，勿勞記念。」來使領旨自去。忽由侍郎房瑄，馳入謁見，伏地泣奏道：「京城已被陷沒了。」玄宗長歎數聲，又問陷沒後情形。瑄對道：「自陛下出都，京內無主，非常擾亂，臣與崔光遠，選令誠等，日夜彈壓，秩序少定。過了十日，賊兵入都，臣等赤手空拳，如何對敵？本擬一死報恩，但念陛下入蜀，未知安否，所以奔赴行在，來見陛下一面，死也甘心。」都城情事，略借房瑄口中敘過。玄宗道：「如何卿只自來？」瑄又道：「崔光遠選令誠等，聞有逆賊消息，餘人亦首鼠兩端，無志遠行。」玄宗道：「張均兄弟，奈何不來？」瑄答道：「臣曾邀與俱來，他也心存觀望，不願來此。」玄宗見力士在側，便顧語道：「汝說驗否？」力士不禁慚報，俯首無言。原來玄宗出奔，朝臣多未與聞，當奔至咸陽時，玄宗與力士測議，何人當來？何人不來？力士道：「張均張垲，世受厚恩，且連戚里，料必先來。」

尙玄宗女寧親公主，已見前文。房瑄爲祿山所薦，且素繫物望，陛下不令人相，未免快快，恐未必肯來呢。」玄宗搖首不語。至房瑄馳謁，所以顧語力士，駁他前說，嗣復語力士道：「汝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從前陳希烈罷相，朕嘗有相垲意，嗣由國忠薦入，章見素，乃令垲仍原職，朕已料他陰懷怨望，無意前來了。」力士愧謝。玄宗卽進房瑄同平章事。

瑄請玄宗下詔討賊，玄宗乃令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，領朔方、河北、河東、平盧節度使，規復東西二京。永王璘

充山南東道、嶺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節度都使，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，領江南東路及淮南等路節度都使，豐王珙充武威都督，領河西隴右、安西北庭等處節度使。琦、珙皆玄宗子，後皆不行，惟永王璘出鎮江陵，招兵買馬，侈然自豪。暗伏下文。太子亨太子凡四易名。且不待命至，竟先做起皇帝來了。諺中有刺。太子至平涼後，朔方留後杜鴻漸

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、節度判官崔漪、支度判官盧簡金、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議道：「平涼散地，不足屯兵，惟靈

武兵食完富，可以有爲，若迎請太子到此，北收諸城兵，西發河隴勁騎，南向收復中原，確是萬世一時的機會呢。」

謀議既定，乃使涵奉驄太子，并將朔方士馬兵糧總數，列籍以獻。河西司馬裴冕馳抵平涼，正值李涵到來，遂同見

太子，共勸他移節朔方。太子大喜，留冕爲御史中丞，令涵轉報杜鴻漸等，率兵來迎。鴻漸得報，遂留少游，皆治行轅

自與崔漪率兵千人，馳抵平涼，進見太子，面陳機要，請太子即日啓節。太子乃與裴冕、鴻漸等同至靈武，但見宮室

帷帳俱仿禁中，膳食服御備極富麗。太子慨然道：「祖宗陵寢，悉被蹂躪，皇上又奔波川峽，我何忍安居耽樂呢？」

遂命左右撤除重帷，所進飲食概從減省。即此一念，已足致興。軍吏等盛稱儉德，相率悅服。既而裴冕、杜鴻漸等復聯名

上牋，請太子遵馬嵬命，卽皇帝位。玄宗在馬嵬時，雖有傳位之言，並非正式下詔裴冕等貪佐命功，因有此請，不足爲訓。太子不許。冕

等一再上牋，尙不見允，乃同謁太子道：「將士皆關中人，豈不日夜思歸？今不憚崎嶇，從殿下遠涉沙漠，無非攀龍

附鳳，圖建微功。若殿下只知守經，不知達權，將來人心失望，不可復合，前途反覺日危了。乞殿下勉徇衆請，毋拘小

節。」語雖近是，究竟勉強。太子乃卽於七月甲子日，就靈武城南樓卽位稱尊。羣臣舞蹈樓前，齊呼萬歲，是謂肅宗皇

帝。遙尊玄宗爲上皇天帝，大赦天下，卽改本年爲至德元年。卽日改元何其急急。命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，杜鴻

漸、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，改關內採訪使爲節度使，徙治安化，令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充任，陳倉令薛景仙升授

扶風太守兼防禦使，隴右節度使郭英乂調任天水太守兼防禦使。朝局草創，諸事簡率，廷臣不滿三十人，武夫却

驕慢異常，大將管崇嗣入朝，背闕踞坐，談笑自若。監察御史李勉，上章彈劾，始將崇嗣繫治。肅宗特旨有免，且語左右道：「我有李勉，朝廷始見尊重了。」

越數日，方接玄宗制敕，令充天下兵馬元帥。肅宗不便遵行，乃遣使齎表入蜀，奏陳即位情形。至此纔行奏聞，毋乃太遲。

靈武距蜀千里，往返需時。肅宗既已稱尊，也不管玄宗允否，當然親裁大政，且特召故人李泌入備諮詢。泌字長源，世居京兆，幼時即以才敏著名，及長，上書言事，洞中時弊。玄宗欲授泌官職，泌固辭不受，乃令與太子游，聯爲布衣交。太子常稱爲先生，不呼泌名，偏楊國忠專相，恨他書詞激切，奏徒斬春，歷久得歸，隱居潁陽。此次肅宗北行，已發使敦請，泌義無可辭，乃應徵就道，到了靈武，肅宗已是即位了。泌入見時，只好稱臣，肅宗款款相待，令他旁坐，彼此問答多時，即欲任爲右相。泌又固辭道：「陛下屈尊待臣，視如賓友，比宰相更貴顯得多了，臣有所知，無不上達，何必定要受職呢？」肅宗乃待以客禮，一如爲太子時。出與聯轡，寢與對榻，每事必咨，所言皆從，彷彿與劉備遇孔明，苻堅遇王猛相類。特敘此以誌得人。泌遂替肅宗擬草頒詔四方，說得非常痛切。

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，發兵五千，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，發兵七千，陸續馳達靈武。郭子儀、李光弼、顏真卿等，前聞潼關失守，俱引兵退還平盧。節度使王元臣敗死，常山趙郡又復失守，賊將令狐潮再圖雍邱，還虧張巡控禦有方，纔得却敵。顏真卿聞肅宗新立，用蠟丸藏表，從間道達靈武。肅宗授真卿工部尚書，兼御史大夫，仍領河北探訪使，亦用蠟丸傳達，附以敕書。真卿頒下諸郡，又徧傳河南、江淮諸道，方知肅宗嗣位，漸有固志。郭子儀率兵五萬入衛，肅宗留李光弼居守井陘，肅宗見了子儀，喜出望外，立授子儀爲靈武長史，同平章事。又命李光弼留守北都，亦加同平章事官銜。靈武威聲，自是漸振。到了九月初旬，章見素房瑀、崔渙等，自蜀中奉傳國寶，及傳位詔冊，來至靈武，由肅宗出城恭迎。原來玄宗自頒詔討賊後，即由普安赴巴西，太守崔渙迎謁，奏對稱旨，立命爲同平章事。繼由巴西赴成都，正值靈武使至，玄宗問明使人，欣然喜道：「我兒應天順人，我復何憂！」當下令改制敕爲詔，所

有臣僚章奏，俱稱太上皇軍國重事，先取皇帝進止，然後上聞。後克復兩京，當不預政。隨命韋見素房瑁崔渙三，相爲禪位奉詔使。三相見了肅宗，宣敕傳位，且奉上寶冊。肅宗辭謝道：「近因中原未靖，權總百官，豈敢趁着患難，即思承襲帝統？」諸臣固請領受，乃將冊寶奉置別殿，朝夕拜謁，如定省禮。未免虛文。留韋見素等輔政，待遇房瑁格外從厚。瑁詞氣激昂，好似有絕大才識。肅宗視爲奇才，竟欲把收復兩京的責任，盡委瑁身，這也所謂以言取人，未免多失呢。也爲後文伏筆。

且說賊將孫孝哲等，奉安祿山僞命，由潼關進陷長安。崔光遠邊令誠等，開門納賊。孝哲入都，收捕妃主皇孫數十人，及百官內侍宮女數百人，悉數囚繫。乃遣人馳報祿山。祿山大喜，遣張通儒爲西京留守，仍命崔光遠爲京兆尹，使安忠順率兵屯苑中，歸孝哲節制，并特授孝哲二割。一是唐室大臣，若肯歸降，當酌量授官；二是查明楊貴妃兄妹下落，若得收捕，立送洛陽。這二割去後，隔日即得覆報。唐故相陳希烈及張均、張垚等，一律投誠。楊氏家眷，自貴妃國忠以下，統在馬嵬驛伏誅。祿山聽了，不禁悲憤交集道：「楊國忠是該死的，但如何害我阿環姊妹？我此來奪了長安，滿擬將他姊妹數人，盡行充入後房，俾我得暢意取樂，不意將他屠戮，此恨何時得消呢？」又忽憶着愛子慶宗，前被賜死，益發憤怒，遂傳命孝哲，除陳希烈、張均兄弟已經投降，應即令來洛授官外，所有在京皇親國戚，無論皇子皇孫，郡主縣主，及駙馬、郡馬等，悉行處斬，致祭愛子慶宗。孝哲本是一個殺星，既接祿山命令，遂把拘住的妃主皇孫，並搜得駙馬、郡馬數人，統牽至崇仁坊，設起安慶宗靈位，將妃主等人一一剖心致祭。慘無人道。再把楊國忠、高力士餘黨，捉一個，殺一個，還有王公將相，扈駕出奔，留有家眷在京，盡行捕戮。連襁褓嬰兒，也殺得一個不留。這楊國忠，統是楊氏一門釀成。一面掠取左藏，得了許多金帛，大爲滿意。因日夕縱酒，不願西出。祿山命陳希烈、張均、張垚，並爲同平章事，自己也沒有心西進，樂得居住東京，恣情聲色，圖個眼前快活。所以玄宗父子，一西一北，安然過去，並沒有甚麼追兵。大是幸事。

祿山且想着那梨園子弟，教坊樂工，及馴象舞馬等物，前時曾供奉玄宗，此刻正好取至洛陽，自備玩賞，因即遣使至長安，令孝哲等如數取到。祿山遂在凝碧池旁，大張筵飲，宴集百官，凝碧池在洛陽苑中，也是一個名勝地。時當仲秋，金風拂地，玉露橫天，池水不波，碧瀟如畫。祿山興高采烈，居然服了袞冕，由文武官員擁至席間，高踞上坐。慶緒慶恩兩子，侍坐兩旁，各官員左右分席，依次坐下。先命樂工大吹大鼓，奏過一番軍樂，然後着體上陳，飛觴痛飲。祿山連盡數大觥，乃令各樂工各自奏技，於是鳳蕭龍笛，雲篳篥，金鐘玉磬，羯鼓琵琶，笙篴方響，手拍等一齊發聲，或吹或彈，或敲或擊，真個是繁音縟節，悅耳動人。祿山用箸擊案道：「奏得好！奏得好！」恐怕是對牛彈琴，各官員趁勢賣諛，起座說道：「一臣等想天寶皇帝不知費着多少心力，教成此曲，今日却留與主上受用，這真是洪福齊天呢。」反翻雷海青之罵。祿山撒髯笑道：「我當年入宮侍宴，也曾聽過好幾次雅樂，只是前番尙受拘束，不比今日這般快意，可惜李三郎有美人兒陪着，我却還不及他哩。」各官員又道：「主上要選美人兒，很是容易，況且段

段氏頗有姿色，爲祿山所寵愛，少子慶恩便是段氏所出，因此各僞官樂得奉承。插此數語，無非爲下文伏線。祿山語雖如此，心中却是甚喜，便要梨園子弟及舞馬馴象等，相繼歌舞。聽得一片泣聲，傳入耳中，不由的驚訝道：「何處來的哭聲？」言未已，竟有一人大哭起來。祿山怒甚，便令衛軍當場查明。衛軍查得樂工中人多半帶着淚痕，有一人執着琵琶，却俯首大慟，便將他抓至席前，聽祿山發落。祿山張口道：「朕在此開太平盛宴，你這樂工敢無故啼哭，真正可惡！」那樂工竟抗聲道：「安祿山，你本是犬馬機邊將，罪應斬首，倖蒙聖恩赦宥，拜將封王，你不思報效朝廷，反敢稱兵作亂，屠戮神京，逼遷聖駕，眼見得惡貫滿盈，不日就遭天戮了。還說甚麼太平筵宴！」說罷，將手中的琵琶擲將過去。當被祿山親軍一格，砢然落地。那樂工向西再哭，已被那衛軍縛住，用刀亂砍，霎時間血肉模糊，肢體解散，把一個大唐忠魂，送入地府中去了。看官道此人何名，原來就是雷海青。畫龍點睛。小子記得古詩云：